

随书附赠原著完整电影VCD

罗亭

Rotting

[俄] 屠格涅夫

● 二、公認の「漢字」 ●



● 三、公認の「漢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亭/(俄)屠格涅夫著;刘伦振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1辑)

ISBN 7-80179-115-0

I. 罗… II. ①屠…②刘… III. 长篇小说—苏联—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287 号

罗 亭

译 者:刘伦振

责任编辑:岳 珍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燕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53.75

字 数:6878千字

版 次: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册

ISBN 7-80179-115-0/I·001

定价:380.00元(全二十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一八一八至一八八三),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著名代表,“卓越的俄罗斯作家”(列宁语)。

屠格涅夫出身贵族地主家庭,自幼目睹农奴受迫害的惨状,心中产生对农奴制的憎恨。一八三六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语文系,继而又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哲学和古典文学课程。四十年代初开始创作活动,早期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带有感伤情调,但在别林斯基影响下很快转向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自一八四七年起,他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二十多篇以暴露农奴制黑暗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这就是震惊世界文坛的《猎人笔记》。他对新事物感觉敏锐,善于及时地提出人民普遍关心的新问题。长篇小说《罗亭》塑造了一个既不满意贵族社会又脱离人民的“多余的人”的典型,《贵族之家》反映了封建贵族家庭必然灭亡的趋势,《前夜》展示了农奴制崩溃前夕俄国进步青年的新觉醒,《父与子》描写了老一代的贵族自由主义者和新一代的平民民主主义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处女地》则再现了七十年代兴起的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十九世纪中期至后期的俄国从封建农奴制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历史时代,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都得到了艺术的反映。但在当时俄国的民主阵营中,屠格涅夫的政治立场较为保守,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抱有幻想,这种自由主义派的保守观点直接导致他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公开决裂。

《罗亭》(一八五六年)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罗亭是四十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聪明,热

情,好思想,善辞令,向往真理,憧憬未来。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他本人脱离人民、缺乏毅力等原因,罗亭无论在社会事业或爱情生活上都处处碰壁,事事失败。他懊恼绝望之余,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用”和“多余”,“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最后他默默地在一八四八年六月的巴黎巷战中牺牲了,死时手里还拿着一面红旗。

屠格涅夫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点是浓厚的抒情风格。他以温情脉脉的笔调抒写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这种感伤情调是他的贵族自由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的表现。

当一位青年作家问他应该怎样写作时,屠格涅夫这样回答:“注意观察周围的一切,不仅要努力从生活的一切现象里抓住生活,而且还要努力去了解它,了解生活依之而运动的却又不是经常表露出来的那些规律;必须通过意外的偶然性达到典型——不管怎样,要永远忠于真实性”。惊人的真实性的优美的抒情性的高度统一,使屠格涅夫的作品具有一种特别吸引力。

本书除《罗亭》外,还辑录了屠格涅夫的另外一篇小说《客栈》。

静谧的夏日早晨。太阳已高悬在一碧如洗的天空，但田野上的露珠还在闪耀，从苏醒不久的山谷里，拂来一阵阵清新的芳香，而在潮气未收和喧声未起的森林里，闹晨的小鸟在放声欢唱。坡势徐缓的丘陵，从上至下清一色地覆盖着已经扬花的黑麦，而在这丘陵顶部，显露出一个不大的村落。一位少妇身着细纱连衣裙，头戴草编圆女帽，手里拿着遮阳伞，正沿着狭窄的乡间土道朝这小村落走去。一个侍童远跟在她身后。

她走得不急不忙，仿佛醉心于这步行的乐趣。周围，沿着摇摆着的高高的黑麦，一道道长长的麦浪发出柔和的沙沙声，奔腾着，荡起一层层涟漪，时而呈银绿色，时而呈褐红色。高空中，云雀在清脆地啼叫。这少妇从自己的田庄来，离她要去的小村落最多相距一俄里。她叫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莉宾娜，是个寡妇，没有孩子，相当富有，现在跟自己的弟弟，退伍骑兵上尉谢尔盖·帕夫雷奇·沃伦采夫住在一起。弟弟尚未婚娶，替她管理田庄。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来到小村落，伫立在紧靠村边一座十分破旧和低矮的小木屋前，叫过自己的侍童，打发他先进屋去探问女主人的健康。他很快就出来了，陪同他出来的是一个白胡子衰弱老汉。

“喂，怎么样啦？”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问道。

“还活着……”老汉说。

“可以进去吗？”

“这怎么说？可以的。”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进小屋。屋里又挤又闷，烟雾弥漫……有人在暖炕上蠕动，呻吟。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环顾四周，在半明半暗中看到一个裹着花格子头巾的脑袋，一张焦黄的脸上满布着皱纹。她齐胸压着一件沉重的粗呢上衣，艰难地喘着气，软弱无力地摊开一双瘦骨嶙峋的手。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近老妇，用手指摸了摸她的额头……烧得火烫。

“你觉得怎么样啦，马特廖娜？”她俯向暖炕，问道。

“哎唷！”老妇人一边呻吟，一边注视着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不行，不行啦，我的亲人，归天的时候到了，亲爱的！”

“上帝是仁慈的，马特廖娜，说不定你就会康复起来。你服过我送来的药了吗？”

老妇又痛苦地呻吟起来，没有回答。她没有听清这句问话。

“服过了。”站在门口的老汉说。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向他转过身去。

“除了你，还有别人陪伴她吗？”她问。

“有一个丫头片子——她的孙女，可总是爱跑开，待不住，是个坐立不定的小东西，连给奶奶端口水喝都懒得干。可俺又老了，叫俺怎么办呢？”

“能不能送到我那里去住医院呢？”

“不！干吗要住医院！终归是死。也活够了；看来，就这么任凭上帝发落吧。她也离不开这暖炕，还送什么医院呢！再一折腾她，她一准就没命了。”

“哎唷，”病人呻吟着，“漂亮的太太，不要撂下俺孤苦的孙女儿；俺们的老爷离得远，可您……”

老妇沉寂下来。她说话太吃力了。

“不要担心，”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说，“一切都可以照办。这是我给你送来的茶和糖。要是想喝，就喝吧……你们总该有茶炊吧？”她补充后一句话时，瞧了瞧老汉。

“茶炊吗？俺们没有茶炊，倒是可以借一个来。”

“那就借吧，要不我就把我的送来。你得吩咐一下小孙女，别让她老跑开。对她说，这样做是可耻的。”

老汉什么也没回答，双手接过一包茶和糖。

“好吧，再见，马特廖娜！”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我还会来看你的，你可不要灰心，要按时服药……”

老妇抬起头来，向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探过身去。

“太太，把您的手伸给俺。”她说。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没有把手伸给她，只是俯下身去，吻了她的额头。

“小心点，”她离开时对老汉说，“一定得按时给她服药……还要喂她喝茶……”

老汉又是什么也没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一来到清新的空气里，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这才舒畅地吐了口气。她撑开遮阳伞，正想起步回家。突然，有一个人乘坐着一辆矮矮的双轮赛马车，从屋角边驶出来。他约莫三十岁，穿一件灰色亚麻布旧外套，戴一顶同样颜色和同样质料的旧制帽。一看到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他立即勒住了马，向她转过脸来。这张没有红晕的宽阔面庞上，长着一对浅灰色的小眼睛，留着两撇几乎斑白的口髭，整个色调跟他的衣着很是相称。

“您好，”他懒洋洋地微笑说，“能让我知道您在此有何贵干吗？”

“我来探望一位病人……您从哪里来，米哈伊尔·米哈伊雷奇。”

叫米哈伊尔·米哈伊雷奇的人直视着她的眼睛，又是微微一笑。

“探望病人，这可是做好事啊，只不过，”他接着说，“把她接到您的医院，不是更好吗？”

“她太虚弱，经不起折腾。”

“您不打算取消您的医院吗？”

“取消？为什么？”

“我这么想来着。”

“多么古怪的想法！您怎么会这样想呢？”

“您跟拉孙斯卡娅常有来往，好像还受了她的影响。照她的话说，医院和学校——这全是瞎扯蛋，是无用的妄想。慈善本应纯粹是个人之事，教育也一样；这全是拯救灵魂的事……她似乎就是这

样说的。我倒想知道知道，她这是学谁的舌？”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笑了起来。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位聪慧的女人，我非常喜欢和尊敬她；但她也可能犯错误，而我也并非相信她的每一句话。”

“您做得太对啦，”米哈伊尔·米哈伊雷奇答辩着，还是没下马车，“因为她本人也不大相信自己的话。可是碰到您，我是很高兴的。”

“这是为什么？”

“问得妙！就好像我往常碰到您不这么高兴似的！今天您是这么娇艳，这么可爱，就像这个早晨。”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又笑了起来。

“您笑什么？”

“笑什么？您在说这番恭维话时是怎样一副萎靡不振和冷若冰霜的尊容！我真奇怪，您在说最后一句话时怎么没打呵欠。”

“冷若冰霜的尊容……您总是需要火一样的热情，可这火一样的热情有什么用。闪一阵光，冒一阵烟，就熄灭了。”

“不过会让人感到热乎乎的。”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随着说。

“对……还会把人烧焦。”

“烧焦又算得了什么！这也不是灾难。这最好不过了，比起……”

“我倒要瞧瞧，哪怕就那么一次，当您烧得焦糊糊的时候，您还说不说这种话，”米哈伊尔·米哈伊雷奇不无懊恼地打断了她的话，啪地一声抖动了马缰，“再见！”

“米哈伊尔·米哈伊雷奇，请停一停！”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呼喊起来，“您什么时候来看我们？”

“明天。替我问候您弟弟。”

马车急驶而去。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目送着米哈伊尔·米哈伊雷奇。

“真是个大袋子！”她寻思着。骆驼的背，满身尘埃，一顶制帽

扣在后脑勺上，从帽沿下杂乱地支棱出一丛丛黄毛尖儿，他可也真像一个大面袋。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徐步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垂下眼睛走着。逼近的马蹄声迫使她停了下来，抬起了头……迎面而来的是她骑在马上弟弟，走在他一旁的是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穿一个敞开着的轻盈的常礼服，系一条轻盈的领带，戴一顶轻盈的灰色礼帽，一手拿着手仗。他早已冲着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微笑，虽然他看见，这女人正在沉思，什么也不会觉察到，而在她刚一停步时，他便高兴地走到她跟前，近乎温柔地说：“您好，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您好啊！”

“啊！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您好！”她回答说，“您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里来吗？”

“正是，正是，”年轻人容光焕发地响应着，“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里来，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我来找您。我更喜欢以步当车……多么美好的早晨啊，总共也就四俄里之遥。我到达时——您不在家。令弟对我说，您到谢缅诺夫卡去了，而他本人要到田地里去，于是我就跟着他走来迎接您。真的，这是多么开心啊！”

年轻人说一口纯正的俄语，但发音总带点儿外域口音，不过究竟是什么外域口语，也很难确定。他的脸型有某种亚细亚的风韵，长长的鹰钩鼻，呆呆的吊睛眼，肥厚的红嘴唇，倾斜的前额，漆黑的头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的原籍在东方；但这年轻人却自称姓潘达列夫斯基，并声言敖德萨是自己的故乡，尽管他是在白俄罗斯某地依靠一位乐善好施的遗孀养大的，而给他搞到职务的却是另一位寡妇。总的说来，中年太太们都乐于庇护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他善于寻找和善于发现她们。就拿现在说吧，他又住在很有钱的女地主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拉孙斯卡娅家，充当着养子或食客。他十分亲热殷勤，多愁善感，暗地里却荒淫好色。他天生一副悦耳的嗓音，弹得一手好钢琴；并且有跟人交谈时死盯住对方的习惯。他的衣服非常洁净，而且一穿就是很久。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刮净自己宽阔的下巴，头发也一绺压一绺地梳理得服服贴贴。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听完他的话，然后转身向着弟弟。

“今天我总是碰见熟人：刚刚我才跟列日涅夫交谈过。”

“啊，跟他！他赶着马车到什么地方逛去了吧？”

“对。而且，你信不信，乘的是赛马车，满身的尘土，像装在布袋里……真是个怪人！”

“也许是吧。不过，他可是个好人。”

“谁？列日涅夫先生吗？”潘达列夫斯基问，似乎感到惊诧。

“不错，正是米哈伊尔·米哈伊雷奇·列日涅夫，”沃伦采夫不以为然地说，“不过姐姐，得说再见了，我该到田地里去了：有人给你播种荞麦。就让潘达列夫斯基先生陪你回家吧……”

沃伦采夫放开马，急驶而去。

“高兴之至！”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欢呼着，将手臂伸给了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

她挽住他的手臂，两人沿着通往她庄园的道路走去。

挽住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的手臂，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感到莫大的喜悦，他迈着细步，微笑着，而他那双东方人的眼睛甚至蒙上了一层泪花，不过，这倒是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常有的事：他动不动就深受感动，热泪纵横。然而，挽着手臂领着这么一位年轻、漂亮、苗条的女人走路，有谁会不感到心旷神怡呢？说到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全省的人都会一致夸她美貌绝伦，而且，这个省里的人并没有弄错。单是她那微微有点儿翘的直鼻梁，就足以使任何一个凡世的男人发疯，更不用说她那天绒般的褐色眼睛，紫金般的头发，圆脸蛋上的酒窝和其他俊俏之处了。最美的是她那招人喜爱的面容：坦率、善良、温顺，既令人感动，又让人迷醉。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一投眼，一发笑，都活像个孩童。太太们都认为她很单纯……还能期望什么更好的称赞呢？

“您说，是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您到我这儿来的？”她问潘达列夫斯基。

“是的，是她派来的，”他回答着，把俄语字母 C 说成英语的 th，“她恳切希望，并命我务必请求您，让您赏光今天到她老家去赴午

宴……她(潘达列夫斯基在说到第三人称时,特别是说到女士时,习惯上严格使用敬称),她老在等待一位新的佳宾,并希望您跟他认识。”

“这是谁呢?”

“一位叫穆费利的男爵,从彼得堡来的宫中侍从。是不久前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加林公爵家结识的,对他备加称赞,说他是位可爱的有教养的年轻人。男爵先生还研究文学,或者最好说……啊,多美的蝴蝶!请注意瞧瞧……最好说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写了篇论文,讨论某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并且想将它交给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批评指正。”

“政治经济学论文?”

“是就文体的观点而言,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是就文体的观点而言。我想,您一定知道,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这方面也是个行家。茹科夫斯基^①向她老请教,而我的恩人,曾寓居在敖德萨的一位有求必应的老人罗克索兰·梅季阿罗维奇·克桑德雷卡^②……想必您也知道此人的大名吧?”

“一点也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听说过。”

“这么一位大人物都没有听说过?真叫人奇怪!我要说,对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俄语方面的造诣,就连罗克索兰·梅季阿罗维奇也一向很推崇。”

“这位男爵不是学究吧?”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决不是。相反,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他现在看起来可是位风雅人士呢。他在谈到贝多芬时是这般能言善辩,就连老公爵都感到欣喜……这一点,我承认,是我很想听到的;要知道,这是我的本行。请允许我送给您这朵娇美的野花。”

① B.A.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著名诗人。

② 指的是亚历山大·斯卡尔托维奇·斯图尔扎(1791—1854),反动分子和蒙昧主义者,亚历山大一世统治下的外交部官员,著有儿部关于宗教和政治问题的反动书籍。1855年,《俄罗斯人》第四中转登了《敖德萨公报》的一篇短评《亚·斯·斯图尔扎生平著作简述》。此处系讽刺性描绘。——原注。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接过花，可没走几步，就把它扔到了路上……到她的房舍至多还有二百来步。这房舍是不久前建造的，刷得通白。现在，它正在用自己宽敞明亮的窗眼，从苍劲的榎树和槭树的浓阴中，诱人地往外张望。

“那我就照您的吩咐向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禀报，说您光临午宴？”潘达列夫斯基说，对他献上的那朵花的命运，还微微感到有些懊恼，“她老也邀请令弟。”

“好吧，我们一定去。纳塔莎怎么样了？”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很好……但我们已经走过通往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庄园的分岔处了，请允许我就此告辞。”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停了下来。

“难道不到我们家去坐坐？”她犹豫不决地问。

“衷心希望，但我怕误了事。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想听听塔尔贝格^①的一首新练习曲，所以要准备准备，熟悉熟悉。而且，坦白说，我怀疑我的絮叨能使您感到任何愉快。”

“哪能……为什么……”

潘达列夫斯基叹了口气，含情脉脉地垂下了眼睑。

“再见，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他说罢，沉默了一会儿，鞠了个躬，向后后退了几步。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身来，回家去了。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也踏上了归途。刚才那甜蜜蜜的表情，顿时从他脸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副自信和近乎严峻的尊容。此时此刻，就连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的步态也变了样：步子跨得更宽，也踏得更重了。他放肆地挥动着手杖，走了约莫两俄里，突然又笑逐颜开：他看到了路旁一位农家姑娘，青春年少，模样儿也长得很顺眼，正从燕麦地里往外赶牛。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像猫一样小心翼翼的靠近她，跟她搭讪。那姑娘一开始默不作声，红着脸只顾笑，终于，她用袖子遮住嘴唇，扭过身去，低声说：

① 塔尔贝格(1812—1871)，奥地利钢琴圣手，曾赴俄国。

“老爷，请走吧，真的……”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戳着手指威吓她，命令她给自己采来矢车菊。

“你要矢车菊干什么？是要编花环吗？”姑娘反问道，“喂，请走吧，真是的……”

“听话，我可爱的小美人儿，”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开始说。

“喂，请走吧，”姑娘打断他的话，“瞧，小少爷们过来了。”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环顾四周。果然，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两个儿子万尼亚和佩佳在路上奔跑着，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他们的教师巴西斯托夫，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刚从大学毕业。这小伙子身材魁梧，面貌平平，大大的鼻子，宽厚的嘴唇，长一对猪一般的小眼，既不漂亮，也不灵敏，但却善良、诚实、耿直。他衣着随便，也不修剪头发——这并非出于炫耀不修边幅，而是因为疏懒；他爱吃爱睡，但也爱书，爱热烈的交谈，而对潘达列夫斯基却恨之入骨。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两个孩子崇拜巴西斯托夫，但一点也不怕他。巴西斯托夫跟家里所有其他的人也相处得很亲密，女主人对此并不那么喜欢，尽管她总是说她不存偏见。

“你们好，我的小亲亲！”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说，“你们今天出来散步真早啊！而我，”他转向巴西斯托夫说，“我也一早就出来了。欣赏欣赏大自然的风光——是我的一大嗜爱。”

“我们看见了，大自然的风光您是怎样欣赏的，”巴西斯托夫低声而含糊地顶了一句。

“您是实利主义者：天知道您在想什么。我是知道您的！”

当潘达列夫斯基跟巴西斯托夫或与他一类的人说话时，很容易发火，而且能把字母 C 念得特别清楚，甚至带点儿噙哨声。

“您待在那姑娘身边干什么，也许是问路吧？”巴西斯托夫用目光往左右扫了扫，说。

他觉得潘达列夫斯基直视着他的脸，对此感到十分不快。

“我重复一遍：您是实利主义者，再也不是别的什么。您在一切事物中想看到的，只是它毫无诗意的一面……”

“孩子们!”巴西斯托夫突然发出口令,“你们瞧着草地上的那丛爆竹柳:看谁最先跑到那里……一!二!三!”

孩子们朝着爆竹柳飞跑。巴西斯托夫随在他们身后急奔而去。

“乡巴佬!”潘达列夫斯基想道,“他会毁掉这两个孩子的……地道的乡巴佬!”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洋洋自得地顾盼了一下自己整洁而风雅的形象,用叉开的手指弹拂了一两下常礼服的袖子,又抖搂了一下衣领,继续朝前走去。回到自己房间后,他穿上一件旧寝衣,摆出一副焦灼的脸相,坐下来弹奏钢琴。

二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拉孙斯卡娅的房屋,在全省几乎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它是一座用石头砌成的庞然大物,按拉斯特雷利^①的图纸修建,属于上世纪风格。它庄严地高耸在一座山丘顶端,山麓中,俄罗斯中部的一条大河滚滚流过。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本人是一位声名赫赫和十分富有的贵妇,一位三级文官的遗孀。尽管潘达列夫斯基四处谈论她,说她认识全欧洲,而全欧洲也认识她!——但欧洲认识她的人并不多,就连在彼得堡,她扮演的也不是重要角色,然而在莫斯科,大家都认识她,也都去拜会她。她属于上流社会,以有点儿古怪和不那么慈善而闻名,但却绝顶聪明。在青春年代她非常美貌,诗人给她献诗,年轻人迷恋她,显赫的先生们追逐她。但从那时起,二十五年甚或三十年过去了,她从前的娇艳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难道,”初次见到她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问自己,“难道这个还不算老的瘦小焦黄的尖鼻子女人曾一度是个美人?难道这就是诗人们曾为之吟唱的那个她?……”一切

^① B.B.拉斯特雷利(1700—1771),俄国建筑师,巴罗克式建筑的代表人物。

人无不从内心里为人世间的变幻莫测感到惊讶。诚然，潘达列夫斯基发现，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还异常优美地保留着她那对华美的眼睛；但要知道，也是这同一位潘达列夫斯基，他还断言全欧洲的人都认识她。

每年夏天，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都要携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自己的田庄（她有三个孩子：女儿纳塔利娅，十七岁；两个儿子，一个十岁，一个九岁）敲门纳客，也就是说，接待男士，尤其是独身男士。她不能忍受地方上孤陋寡闻的太太。但是，从这些太太们那里她也得到了回报！用她们的话说，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桀骜不驯，品德不端，是个可怕的女暴君，而更主要的——她敢于在谈吐中如此放肆，简直叫人叹为观止！事实上，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乡间也确实不拘小节，而在她我行我素、无所顾忌的待人态度里，总夹杂着一种京都显贵对待愚昧小人物的轻蔑情调……固然，在跟城里的熟人打交道时她也十分随便，甚至冷嘲热讽，但绝无轻蔑之意。

读者诸君，顺便说说，您可否注意到，一个在下属圈子里十分漫不经心的人，在跟上司待在一起时是从来也不会漫不经心的？这是为什么呢？不过这类问题也实在说不出什么道理。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终于记熟了塔尔贝格的练习曲，从自己整洁而舒适的房间来到客厅。他到达时，看到全家人都已聚齐。沙龙开始了。女主人坐在宽阔的卧榻式沙发上，盘着腿，手里转动着一本新出版的法文小册子；窗旁的绣架前，一边坐着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女儿，另一边是家庭教师庞柯小姐^①，一位六十多岁的干瘪老处女，在她花花绿绿的包发帽下，露出乌黑的假发，耳朵里塞着絮状纸团；门旁的角落里，坐着正在看报的巴西斯托夫；他身旁的佩佳和万尼亚在下跳棋；而靠近炉子背手而立的是一位个子不大，灰白头发蓬乱的先生，他长着一张黝黑的脸膛和一对溜溜转的黑眼睛，名叫阿夫里坎·谢梅内奇·皮加索夫。

① 原文为法语：M^{lle} le Boncourt. 下同

这位皮加索夫先生是个怪人。他愤恨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尤其是女人,从早到晚大骂特骂,有时骂得非常精辟,有时骂得相当愚钝,但骂起来总是那么痛快淋漓。他那一点就着的火爆性子近于稚气,他的笑,他的嗓音,他整个人都仿佛浸染着肝火。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高兴接待皮加索夫:他以自己的乖张行为使她快慰。它们也确实十分让人开心,而且因他的激情而效果倍增。例如:当着他的面无论向他讲述任何不幸的事情——某村遭雷击起火啦,洪水冲倒磨房啦,一个庄稼汉用斧头劈掉自己的一只手啦,——他每次总是满脸凶相地问:“她叫什么名字?”也就是说,那个造成这种灾难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因为他确信,只要探本溯源地去考证一番,女人必定是一切灾难的祸根。有一次,一位不算很熟的太太留他吃饭,他“扑通”一声跪在这女人跟前,涕泪纵横,可脸上却装出怒不可遏的样子,恳求她饶恕他,说他在她面前没有丁点儿过错,而且再也不会在她那儿露面。还有一回,一匹马驮着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一个洗衣女仆往山下急奔,把她摔进了山沟,差点儿一命呜呼。从此以后,皮加索夫再也不用别的名称来称呼这匹马,而只叫它“好马良驹”,并把这座山和这道沟当做风景最好的地方。皮加索夫的一生很不走运,于是他就故意装疯卖傻。他身世贫寒。父亲干过各种小差使,只识得几个大字,因此也就不关心儿子的教育,只是给饭吃、给衣穿——仅此而已。母亲宠爱他,但不久后就命归黄泉。皮加索夫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做主考进了县立小学,然后又进了中学,学会了法语、德语,甚至拉丁语,以优异成绩在中学毕业后,又去了杰尔普特^①,在那里不断与贫困做斗争,但坚持修完了三年的课程。皮加索夫的才能不超出一般水平,但却以忍耐力和顽强性见称,他的虚荣心尤其强烈,决意与命运抗争,总希望挤进上流社会,不甘低人一等。他勤奋学习,而且在虚荣心的促使下考入了杰尔普特大学。贫困使他备受煎熬,但也发展了他的观察力和狡猾伎俩。他的谈吐可谓独具一格,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

① 现爱沙尼亚城市塔尔图在 1224—1893 年的正式名称。